





独立时代

2012年11月号第十三期

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目田君 Ursula LjC tsunami 落烬枫

NA 君 Apprentice 微 La 憶霖

文编 倏攸 cinsue Jacinta 魏晋 未名 种子与

墨拦 道口慕枫 杏伊 锁骨君 乔白山人 木禾

美编 hazard Sly Stomacake 费贤 九九

Eda 会飞的猫

技术 小星星 snow Aquilaria

封面原图 LIFE-by-Lora8

封面制作 Sly

目录原图 life is beautiful-by-katiebloo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CONTENTS

专题

文艺青年张日月 / 梵长

散文

毒 / 锁骨君

我们是蠹虫 / 墨栏

鸿雁于飞 / 道口慕枫

乡音在，未远行 / 墨蓝

众乐乐不如独乐乐 / 乔山白人

渡 向死而生——写在《死亡诗社》之后 / 董凡

且听风吟 / 杏伊

关于遗忘 / EO

时间慢下来 / 种子与

时事

十八了，大了 / 道口慕枫

愤青带给我们的 / 杏伊

小说

当子墨子遇见张麻子 / 墨栏

采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

诗歌

北方的北 / 绵绵

偶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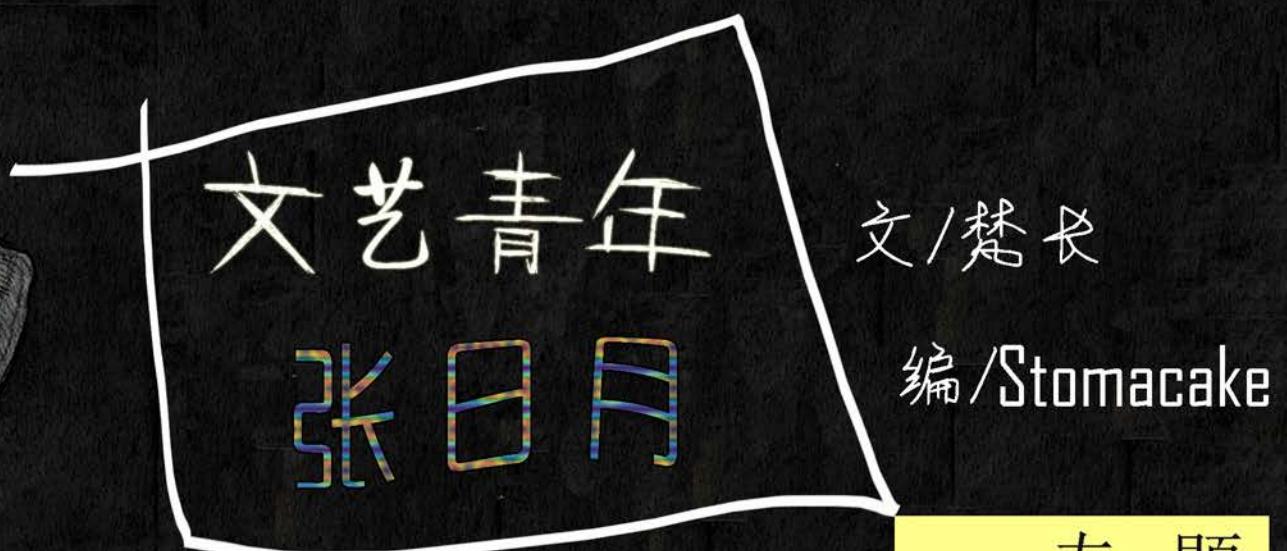
在生活消失的地方 / 墨栏

张日月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大概在初二下学期才与他稍微有点熟络起来，原因是位置坐得近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开始长得帅了。在初二之前的日月同学是一个包子，就是圆滚滚小男孩的感觉，后来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他慢慢被拉长成为一个牛舌饼，一根小牛奶，一支人家爱的百利滋... 他一直擅长理科，数学尤其，当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如果一切照常发展的话，他将和很多大牛一样，参加竞赛勇夺金牌保送进入p大数学系等之类。但人生的精彩就在于，它永远不会严丝合缝地照着我们计划的路走，虽然这一次，它偏得，确实有点儿多。

事情的起因如下。在此人半年的帮助下我的数学成绩突飞猛进以至于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优势科目。于是，在学期尾声之际，我打算做点儿什么以感谢以前一直八杆子没打着的日月同学对我的大恩大德，当时的我自诩文艺女青年，并坚信自己肩负着引领众少男少女走上文艺这条康庄大道的光荣使命（后来证明中二什么的真是害人害己），因此，我精挑细选了一本书送给日月，米黄色封皮墨绿色字体，上面写着改变了日月同学人生轨迹的名字——顾城。当时他严肃认真地接过我的礼物，并且就像他一贯的作风一般，严肃认真地读了起来。

之后朦胧诗人的气质让日月同学开始有了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残酷美好轻飘飘又沉甸甸的感觉。在很之后的后来他再提起那本诗集，他说是顾城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在那之前的记忆都是模糊甚至于不真实的。但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来的是更多与之相关的问题，比如“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等等注定要纠缠一生的特殊疑问句们。但对于日月周围的人来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他开始拒绝用课余时间进行数学竞赛的种种练习，甚至在大部分他早就学过的理科课上他开始看课外书。在翻烂同系列各类朦胧诗集的同时，他开始以各种途径解答那些亘古的困惑，哲学是思索的痕迹，文学是宣泄的过程，他哪个都没有放过。好的，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一个文艺男青年已经初具模形。

接着，在经历了大量的阅读之后，心中放不下的想法和情绪四溢，只得落之于纸笔。他开始写作了。确切地说，日月开始写诗了，他成为了一名诗人。他开始弹琴了，他成为了一名歌者。在他14岁的作文里写到“刹那间一把刀仿佛插进了我的心，难过得仿佛在滴血。”这句子吓了大家一跳，语文老师却说写得很好，他便从此有了信心，他开始按自



专题

已喜欢的方式写作，按自己期待的那样生活，在课业之间寻找生活可以达到的最大自由。还有，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可惜却又值得庆幸的是，姑娘并不爱他。这些爱与痛的部分都是全新的体验，他很开心，为的是终于可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了。他说他最不后悔的就是觉醒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了那父母师长心中的坦途，但在坦途上贪睡而从未清醒是更加糟糕的一件事情。

张日月从不以文艺青年自居，用他的话说，文艺只是表达的途径，而那对生命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才是问题的核心。这种能力在高二那一年达到了峰值，他开始每天给他的好朋友们群发短信，开头是“亲爱的朋友：”，他说“亲爱的朋友我是真心希望你快乐，‘快乐，只有在与他人分享的时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只要自己真心活着，珍惜你的生活和生命，其实哪天不是你诞生的日子？亲爱的朋友们，我真心地感谢你们。你们把你们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作为礼物送给我。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能做的，只有不断祝福你们，不断珍惜你们陪我的每一天每一秒，记住你们谢谢。”他大概连续发了100天，每天的内容都不一样，每一条你都能感受得到真心在跳动的真实感。

后来到了高三，他开始不来上课了。原因是他觉得自然的美好远大于学校，这样的行为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他现在在大学回想起那段日子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滑稽。但人难免滑稽，不是嘛？尤其是一个文青。在只认真学习了三个月的高三之后，他还是如愿进入了一所重点大学。尽管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他也有些不甘，但毕竟也还是不错的。

在高中毕业两年之后学校附近的咖啡馆，他挥舞着手臂向我讲述他的梦想。让我惊讶的是越长大越失望的生活给他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他还是如此敏感而可爱，当讲到未来的时候眼睛里还可以闪着光。

这是张日月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想应该会和那些碌碌而不知所以然的人们不一样。因为他是文艺青年，这天赋带来喜悦带来悲伤，也同时注定了他注定绝不是流水线出来百利滋的模样。他是百利滋，但是是一支特别的百利滋。

大概我心目中的文艺青年就是这样。





文／锁骨君
编／锁骨君 费贤

一
我真的很讨厌坐飞机，一是因为狭窄的空间里氧气不足，二是因为邻座的人难以预料。

九月二十七号坐飞机回西安时就遇到一个山西籍大叔，看样子也有四十七八岁了，十分健谈。我一向应付不来自来熟的人。他刚开始用粤语向我打招呼，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其实就算听懂了我也不想聊天，孰不知这才真正打开了他的匣子。他是工程师，十六年前来深圳，经常往来深港两地，热衷于搜寻各路美食，爱侃些中国政治的问题。他说香港的天空虽然不大，但是夜晚可以看到星星，而西安就不行。

我不知道家乡和香港有多大的差别，我只想反驳他西安看不到星星的话。我清楚地记得高三翘掉最后一节晚自习和一个人去操场上躺着看星星，一开始只有天狼星跳入眼中，渐渐地就会发现一小颗一小颗钻石般的光点，撒满了紫红色天鹅绒般的夜空。

不管在哪里，你不用心看的话都不会看到星星，有可能只是你愿意相信的有无。那个大叔是中了什么毒才会眼盲的呢？

二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一个有女友的男生两年，明明最后都哭着说放弃了，却在对方分手后闪电般地做了备胎。她很清楚自己只是那男生走向下一个目标的垫脚石，终会被踩得一身灰，被遗忘在记忆的杂草中。

她是中了什么毒？

我还有一个朋友是gay，为了一个总是年级第一的男生考入了理科重点班，天天晚上泡浓茶刷物理给我打电话问候物理老师祖宗十八代，只是为了每次模考和那个人一个考场。高考后我却听说他和别人在一起了，而且还献出了自己的第一二三等等次。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擦这货竟然是受，然后我才想到他为之熬了无数次夜留下深深黑眼圈的那个人。我问他你还喜欢他吗，他说，我的心还喜欢他但是我的身体可能喜欢上别的人了，真是惭愧啊。

他是中了什么毒？

另外一个朋友，从外表到内心都像小孩子，需要保护的那种，说话做事都是自己的逻辑，熟悉她的人觉得可爱到极点，不熟悉的人又觉得古怪无礼到极点。她高中三年都喜欢着我们的政治老师——一个中年丰满又气质极佳的女人，她送她蛋挞，上课录音偷拍，为了她重填了“旅行的意义”的歌词，前几天和我发短信还告诉我她和她有多少秒没有说话。她说自己的喜欢才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喜欢。

她是中了什么毒？

主说：凡你所爱的就让它自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我们是不是都中了爱情心灵鸡汤的毒？

三

九月中旬的时候去深圳，正巧碰到反日游行。我看到他们砸了一辆雷克萨斯——这个不久前才被日本收购的品牌，然后遭殃的一辆丰田，车主使劲摇晃着小国旗也阻止不了后窗破碎的悲剧。我一边骂着这行为太脑残一面觉得自己举着手机拍摄的举动比那些直接砸车的人更残忍。举起手机这一刹那我成了看客，不站在中国一边也不站在日本一边，只是为了发一条微博炫耀自己成为目击者的优越感。我简直是中了麻木的毒。

那天晚上看到了一张家乡西安的照片，钟楼依然骄傲地屹立在城市中央，东南



西北四条大街黑压压一片，游行的人群像要把钟楼连根拔起。我真得不想得不想再听西安一天砸了多少辆车，毁了多少家店，有小孩子被粗暴地从车中拽出，甚至有人被击碎了颅骨，也不想听政府反应得多么慢，出动了多少武警是否有暗中纵容的嫌疑。我只想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听妈妈说她没有出门在家里看非诚勿扰，听爸爸说公司里全是德系车不用担心。我该是中个人主义的毒多深啊。

有人说暴徒里多是无业游民，处于底层，借机泄了对社会不公的私愤，所以这仍是反应了体制的问题。体制让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让国民素质提升缓慢。这又和总拿体制和国情当挡箭牌的官员，学者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中了逃避的毒，所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开，把一切归咎于虚空。

前几日又听说华山景区爆出丑闻，拒绝游客免费游览还出手伤人，简直是没有道理还不饶人。我却感到背后一冷，该不会是习近平招惹了媒体，不然天下景区一般黑，为何只有华山的丑恶嘴脸盘踞了各大报纸网站的头条？这也许是一个陕西人的被害妄想吧。媒体是不会放过热点的，反日游行和华山事件一脉相承地描绘了丑陋的陕西人，难道是一种负面营销手段？算了，就当我中了保守乡土情结的毒吧。

四

多年前的签名档是这样的：“我也一直渴望被人收藏。免我苦,免我伤,免我枝无可依,免我流离他乡,免我死无人葬。”

现在的签名档多是这样的：“药药切克闹，为了数学掉节操。”

是不是每一个文青都有一次浴火重生，在灶火里翻滚一圈，什么鸟都没了羽毛，从此赤裸裸，说话懒散潦草，时而自毁，时而伤人，却发现少了些装饰就多了些生活的真实。

多少人不经意间就中了庸俗的毒。

从图书馆里借了普鲁斯特却花了一个晚上看南派三叔，下载了红白蓝三部曲却连刷了一个星期美剧，立志减肥却在大众点评上收藏了一家又一家甜品店。

还有每个人或多或少有过的对旅行的渴望，打心里想要一天换一张面孔，睡过几千张街头旅社的破旧床褥，体验不同高度角的阳光，仓皇闯进不熟悉的人群和故事中，又匆匆潇洒离开。事实多是这样：机票太贵，朋友约不到，攻略没看完，父母担心，每天都播的电视剧还没完。然后就在不甘和焦虑中度日。

曾经喊叫着不结婚的妹子们多数成了晒娃照的主妇，雄心勃勃出国留学的青年最终还是倦鸟归巢，曾经以愤怒为动力的知识分子现在只在访谈节目上赚着出场费。



我满足于这毒的慢性发作。生活最不需要的是不疯魔不成活，生活是沸腾后渐渐冷却的白开水。我担忧的是那些不承认自己中毒的人，浮躁又一事无成，最终慢性毒也可瞬间攻心，取人性命。

五

其实迷惑的，虚度的，怀抱的，唾弃的，挣扎的，雀跃的，退缩的，乞怜的，疯狂的，漠然的一切都有毒，碰了万劫不复，不碰，后悔得万劫不复。

我承认我是中了很多种毒，以至于一直在写些零碎的废话，毫无逻辑。

管它呢，情绪本就是毫无逻辑的不是吗？

开学第一天在校巴上遇见大0组爸，一身黑衣服，蛮激动的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他问我会不会参加第二天的罢课。我回答说会去观摩。这是个相对谨慎靠谱的回答，我想，却也来得模糊。

还在内地的时候就知道反国教的消息，作为不幸被所谓思想政治教化或洗脑了若干年的人，一直以为把这种无稽的恶了吧唧的东西教给小孩子没有太多站得住脚的理由，更何况是香港。但是那天我随着黑色的人流走上广场，却感到某种不期而至的格格不入，大约不是因为我那天凑巧穿了件白的，也不完全是听不懂大喇叭里喊的什么，很难说清为了什么，在九月的太阳下忽有恍惚和错觉的冷凉。

就像大0期间 cityhunt，有一项模拟六四纪念晚会的传蜡烛仪式。还在内地的时候，我自己以为是个不满现状热爱自由的青年，并且热衷在私下里谈论禁忌话题，比如带着某种神秘的神圣色彩的六四。然而那天结束以后和父亲聊天，他问我对这个怎么个感觉。想了半天，我在键盘上打出，很奇怪的感觉。

仿佛看见一只蠹虫，爬出封闭昏暗的树木，落到草地上，却对漫天星斗无所适从。



我们 是 蠹虫。 文/墨栏 编/未名 HAZARD

一望无际的草原或者更容易迷路，因为没有路。

我来回走了两趟，期望看到点什么，也许是香港这个饱经风雨变幻的社会的某一角缩影，也许是呼告民主热爱自由的青年力量。我想我很幸运地看到了些，然而或许也还有些别的。比如那天的发言人在台上声嘶力竭的时候，拥拥挤挤的人群依然是众生的百态，有的在听，有的在想，有的吃喝笑闹，有的摆弄手机。诚然香港是个自由的地方，你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条例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然而请恕我的揣测，也许过于冒昧了些，与会的学生很多，但大约有那么一部分，并不能够很清晰的知道，自己究竟在诉求什么。

然而人真的很多。

然而他们真的来了。

除去从众的因素，大约正像很多人分析的，也是身份认同危机中的某种恐惧。我不怎么了解香港人，然而可以感觉到一种对“我是香港人，我属于香港”的确信，以及向上寻找根脉与泉源的犹疑。仿佛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理所当然



文/墨栏
编/未名
HAZARD



我们是蠹虫。

会有的抵触与不信任。又仿佛许久以前一群驻生在木头里的蠹虫被迫迁走，若干年后再回归的后代，习惯与食性都多少有了变化，更何况这树也与昨日不同。于是自然抱团。

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困惑与理想主义情结又在这里被成级数的放大了，或许就藏在他们的呼喊和笑闹下面。

那个时候我没有在想国民教育的是与非，而是远远的望见，一条深圳河一直在那儿，不深不宽，然而水流不息。

离开广场的时候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烽火台前面挂着黑布的标语，略歪。

不几日又见识了一场游行。

不想再说某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糟践同胞发泄私欲的可鄙，也懒得吐槽反目的游行队伍围攻自己政府的无脑，只是仍然记得，在深圳大街上看到那一张张脸上的赤红的兴奋。大规模的集体场面很容易产生一种壮烈的我在现场感，热血沸腾的恨不得干点什么，然而我想这并不能成为真的干点什么的理由。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族人是善良诚实温良简朴的一群，男耕女织地生活在幸福的土地上。如果这传说是真的，实在很难把这两个形象凑到一起，同样难于把这沉积岩变质一样奇妙的过程概括为专制压抑，异种文化或是商品潮流的冲击。也许只是每个人各有其不满，莫名的。

又或者，这是棵太太太太太老的树，松脆粗糙参差的树皮里孔道七扭八歪如同米诺陶的迷宫，每一只求生其中的蠹虫都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响——空空空，四处都是通道——然而并非路，在你不知道是否可走的时候。有的虫停下来狂饮滥嚼，不管明天寄生的树木会不会被啃塌，有的畏畏缩缩忧惧着看起来不那么安全的家园，有一心往外走……

然而我们是一样的蠹虫。在这布满新的老的疮疤的树上成长，一颗时时在溃烂也时时在朝某个未知的方向生长的老树。谁又知道他的未来呢？

然而夜里的灯火总是很静很安详，至少给人以明天的希望。

鸿雁于飞

文道口基枫

纪九九

高中的时候，在很多次无聊中的一次，翻见某年的高考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文言而长诗，顿觉眼前一亮，读毕膜拜无比；这几日偶然想起，又找来读了一遍，却大有味同嚼蜡之感。

曾经奉若明星的文章，现在看来，好像变得文采平平，审之察之还能发现疏漏和不当之处颇多，如“烈火已燃锤与镰，今将炮火灭清廷”、“和平岁月忆往事，史海苍茫不亲见”等等水句，甚至还不如我现在的水平。正感叹自己“被忽悠了”，打算一句“年少轻狂，不分轩轾”了结，脑海中突然浮现了数年之前我的某位哲人同学的金玉良言：

这就是成长啊。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当时的我无疑是纠结了一帮群众来围观说话者并嘲讽之呵呵之，因为觉得那时稍微含点哲理和三观教育的东西都应该离我们十分遥远，听到这些心里总是有深仇大恨般的排斥，而说出“成长”一类成熟或装成熟字眼的同龄人更是大。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哈哈，这就是成长啊。

高考作文的原题是“站在_____的门口”，看起来现在写也依旧适合，因为此时题目的空格里，“大学”两个字正若隐若现



站在大学的门口。

其实高考这东西早在四个多月前就香消玉殒了，尤其对于那些顿觉出了口恶气，翻身学奴把歌唱的同学来说，说是把这丫绳之以法更加痛快。一脚踢开缠绕三年的噩梦，这只脚就算踏进了大学校门，但是经过我一个月的审时度势，我总觉得我的另一只脚还在门外晃来荡去，迎风摇曳，瑟瑟发抖。



站在大学的门口，真的只是门口而已。因为我感觉到，我千呼万唤不进来的另一只脚正在对着我不停发问：要进入大学，你准备好了吗？要进入一个区别于又包含于社会的世界，你准备好了吗？可能要看到听到、感受忍受你能想到的世间一切的丑恶、黑暗，你准备好了吗？除此之外，你还要牢记、坚持、追求、乃至完成你的梦想，一步都不能少，为了看到听到这世间一切的美好、光明，你也准备好了吗？……

我的回答是，你真啰嗦。我当然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也不知道有谁已经准备好了。要是万事俱备，那还上大学干什么，直接找工作娶媳妇，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适应型人才精英，简称人精，这样也给教育部乃至全天朝的官员们省点钱，给维稳白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省点心，日后也能面对镜头说，我姓福，我叫福布尚蓄。

站在大学的门口，背后仅是十八年的寒窗，面前却是更难捉摸的向往。这四年，或几年，作为引我等入世的成人礼，作为促我等成人的第一关，无论是为了摆脱贫去夜以继日读死书的浑噩心态，还是为了击碎对幻想社会和幻想人生的天真期望，抑或只因我们无处可去，只求寻得一个安身之所，大学都是一条先窄后宽的通途。不管是真的学术自由，还是假的思想独立，内心强大的人只需记住，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涯流落寸心丹。

所以，站在大学的门口，这个尴尬的位置，回头是写不完的余晖和残月，前景又是数不清的高山和激流。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更加使我尴尬的是，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有点对不住这个题目了：鸿雁于飞。不过理解成面对奋斗的天空也好，品读为寄身沧冷的秋风也罢，反正等诸君的另一只脚也失足汪洋之时，就会知道林子大了，飞翔的又岂止鸿雁呢。

暂附上原诗的开头，也当是这一段生命的启程吧：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乡音未在远行

文 墨蓝 编 ZZC SY

以前我家隔壁有一个城中村，每逢谁家办丧事，总要请戏班子来唱整夜的秦腔。孝子们穿戴白衣白帽，灯光昏黄，万籁俱寂，唯有那凄厉、高亢乃至刺耳的声音穿透城市厚重的夜幕，让我在睡梦迷蒙中对秦腔产生了不怎么好的初印象。

对各种乡谈缺乏好感，大抵从那时起。陕西话粗重不雅，京片子曲折傲慢，四川话快如炒豆，吴侬软语驳杂难懂，河南话更是背上诸多难堪的偏见……于是在一个方言交织的家庭，我说着我的普通话，面对方言，是耻于张口，还是怯于张口，我说不清。

直到后来我真正仔细地看了一场电视上的秦腔，直到后来城中村迁走黑夜里再没有悲欢离合的声音，直到后来我走了更多的地方听了更多的声音，我才看到那艳俗的戏装衬着广袤的黄土高原是多么醒目而鲜亮；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多么有力地穿透了飞扬的尘土、积淀的岁月和广漠星野下荒寂的爱与悲哀；那深夜里回荡在城市的声音多么像乡野最后的呼唤；那些或粗俗或奇异或宛转或复杂的乡音又是多么的瑰丽、尖锐而甜美。

普通话推广这么些年，固然方便，乡谈的阵地虽在萎缩，然而乡谈是活的，它活在每一个受了那山那水滋养的人心里，有茁壮的看不见的根。样板戏曾经统治中国，好莱坞仍在席卷中国，然而仍有秦腔，仍有豫剧越剧黄梅戏乃至青春版牡丹亭。



总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坚守，是那与高楼颇不协调的城墙，是那早已远离晨钟暮鼓时代的钟鼓楼，是那经历了岁月尘埃的梁林故居，是那书卷中任重而道远的儒家思想，是本地独有的历史风烟，是特立独行的地区精神，是炎黄二帝留下的华夏血脉。

我终于理解，为何离乡五十年，外祖母仍然是一口乡音，依然坚定地看着豫剧，听着那不变的“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那是她的根，她的原点。我也终于明白，为何讲着普通话的我，在自己的故乡产生了那么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因为我亲手斩断了那些根脉，因为我只是在故乡土地上游离而无处落脚。

此刻，我耳边又回荡起黑夜里曾经刺耳的声音，它依然是那么刺耳，那么震撼人心，此刻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坚实而沉稳的力量，让我站在广远的秦地，坚定地向前去。

最美随乡音，有乡音处，便无遥远的天涯。

众乐乐不如

独独独

文 / 乔山白人

图 / 会飞的猫



自从来到中大，每天日程表里就充斥着各种“聚”，大o聚，小组聚，社团聚，省聚，市聚，甚至校聚。每次吃些东西，聊聊天，一时兴奋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各自回去，看看表倒头就睡。就算没有大聚，和三两好友约在一块玩玩闹闹逛逛，也是必不可少。人是群居动物，当然害怕孤独：的。



从小时候起与大家玩不到一起的小孩就注定是最受欺负的那个；到了中学，朋友二字的定义似乎就是“陪伴”，就连去个厕所也一定要有个伴不然会觉得那是件丢脸的事情；到了大学，不想失去陪伴的我们，拼命的用各种“聚”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等等，是不是缺了些什么？

是的，如果你明明每时每刻都有人陪伴却觉得空虚，是因为你缺了独处的时间。现在的人太寂寞了，即使自己呆在家里，也离不开各种社交网站和软件。缺乏孤独，最可怕的就是思考的能力被慢慢剥夺，自己竟然还心甘情愿，毫无所察。

当你知晓一件事的时候本身就受到别人情绪的感染，你还有什么余地去好好了解整件事的始末，去判断那些话的对错？寂寞的人们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于是就把自己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都放到微博，人人上面来求关注，求评论，求骚扰，求点击率。看到有人留言就欣喜若狂，若是无人问津就一遍一遍刷新缓解不安。他们也许是出于无聊，抱着“杀时间”的态度做这些，却不知被他们想消磨的，正是最最宝贵，最不可多得，最有价值的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多少灵感只挑在这个时间闪现。多少纷乱的思绪能够在这个时间乖乖的被理顺，纺成精美的布匹。多少陈年往事，只能在这个时刻被回味想起。多少不经意的感动，只能在这个时间体会。

我甚至觉得，只有在这个时间，我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才能知道自己血液里都流动着什么。只有在这个时间，我才能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才能发现自己心中原来深藏着那么多可以挖掘的宝藏。就像那个“小孩找表”的故事，七手八脚人多声大，再怎么努力也不知道那块丢失的手表在哪里，只有等人群散去，才能听到表针在那里滴答作响。有时候，“独”的标准很严苛，只要手机，电脑还在身旁，就绝对尝不到那种滋味。现代科技太容易让人只在表层忙碌着，如同水上的木偶。有多少次打开电脑想查点东西，结果手贱的打开聊天软件



或是娱乐网站然后就像被大浪卷走带进漩涡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同时，快餐文化让我们的生活被分割的支离破碎。有人说读《金瓶梅》千万要一口气读下来不可散读，否则只可见其淫处。读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们就只能看见各种抱怨，咒骂，或是秀恩爱，炫富贵。美好的东西却绝不会在这里藏身。何况，太多纷乱的信息乱人耳目，让人焦躁，甚至让自己的情绪完全受外界牵动，丝毫由不得自己做主。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有时候，“独”却容易的很，正如《饮酒》中所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使在最喧闹的车厢。若是能静下心来在角落里读一本喜欢的书，也不失为“独”的一种境界。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人们为了抵抗孤独会做各种事：做金鱼，游戏情场，革命，读书翻译。于是豆瓣上有人讽刺说，这本书现在没什么人看，若它改名叫《抵抗孤独的一百种方法》，再包装包装，肯定会在当当卓越上热卖吧。我看了此言会心一笑：那么多人想要抵抗孤独吗？的确，孤独如夜车，总在午夜时分悄悄出发，眉头心头世界尽头反复环游。然而我们真的一定要抵抗它吗？何不就让它陪着你呢？你见或不见，念或不见，它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不舍不去。那么，何不享受它呢？想想刚睡醒的午后，躺在那里看着时针一点一滴走过，平淡恬然，寂静欢喜。



向死而生

——写在《死亡诗社》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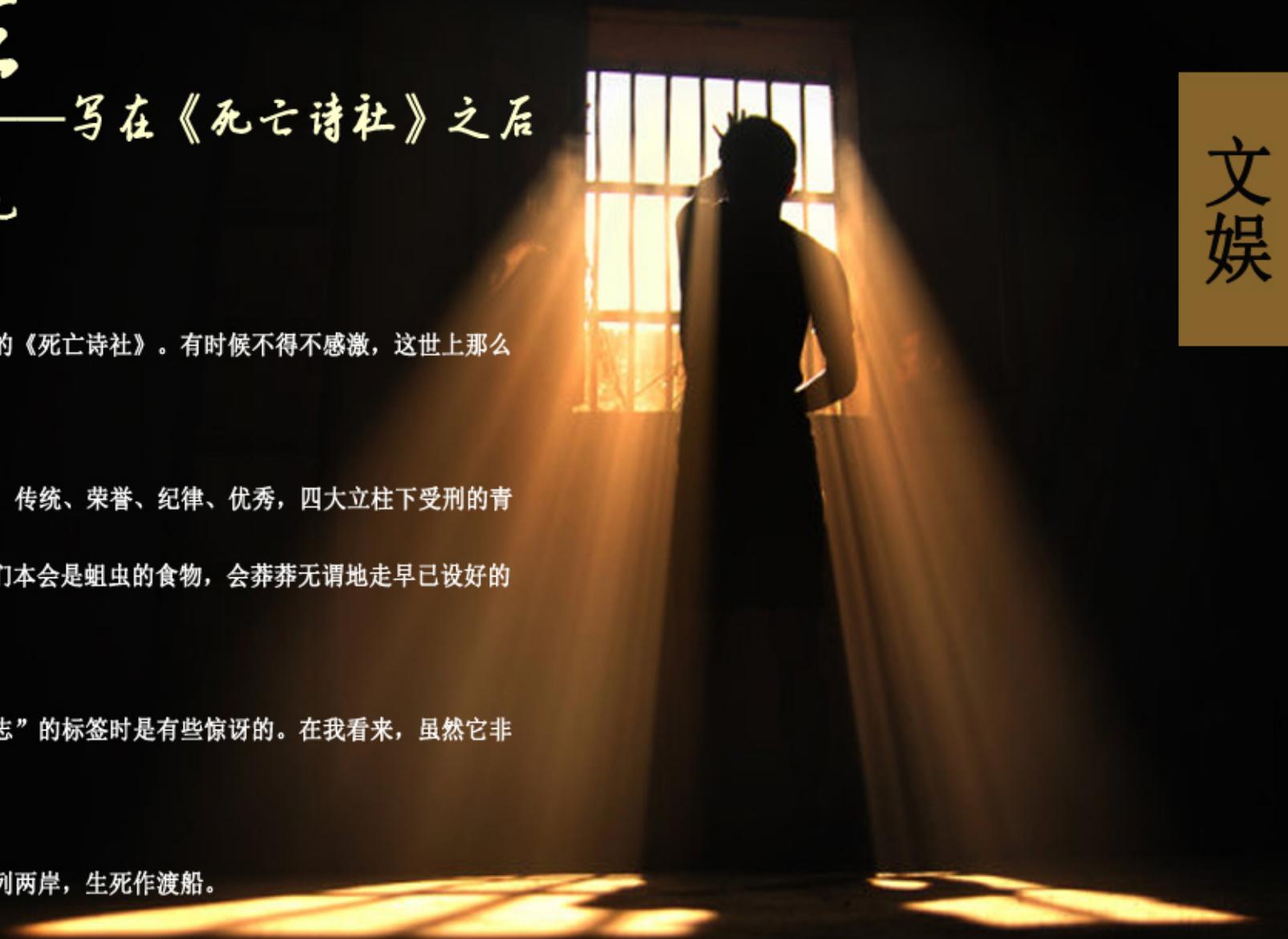
文 董凡 编 九九

因为这次选题，特意去看了之前念叨很久的《死亡诗社》。有时候不得不感激，这世上那么多本不经意的成全。

略微老旧的片子，20世纪中期的美国学院，传统、荣誉、纪律、优秀，四大立柱下受刑的青春。还有如同所有电影里必有的转机——“我们本会是蛆虫的食物，会莽莽无谓地走早已设好的道路。”在遇到Mr. Keating之前。

老实说，在看到百科上这部电影贴了“励志”的标签时是有些惊讶的。在我看来，虽然它非悲剧，也实在无关励志。

探讨的是触及生命的主题，现实和理想分列两岸，生死作渡船。



故事里，威尔顿学院的男孩们排着队等待时间流走，这是全美最优秀的学校，而他们将会成为出色的商人、律师、工程师、警官……即使少有人想过那意味着什么。

他们重复着每日枯燥的课程，把生活精确到一个字母一个角度。梦想呢？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它在对岸，相隔一片辽阔的黑色海域，在无数冠冕堂皇名头的遮盖下显得渺小又无力。



直到，那个有些奇怪的英语老师出现。他在英文课上痛斥经纬诗歌的成规陈说，

他劝诫学生借取光阴，他说起死亡诗社，他看着他们的眼睛然后点燃其中被尘垢掩埋的火种，他给他们渡河的桨去寻找生命的精华。

像是原本看不明朗的海面突然生出一海渔火，过往没有挣扎便放弃的渴望重新滋长，一旦被点燃便会燎原。

于是，曾经缠缚男孩们的条条框框被砸碎。Knox牵起心爱女孩的手，Todd念出让人惊叹的诗，Neil站上他念念于心的舞台看着父亲呈上最完美的谢幕。少年们在黑暗的山洞唱起诗歌，一如曾经的死亡诗人。“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要过喜欢的生活”，“他们不会同意的，好吧，管他呢”，那些声音从没有这么近过，好像伸手就能抓住。

而我一度担心电影会就此落得皆大欢喜的结局，如同《三个傻瓜》或者《放牛班的春天》。毕竟人们总是偏爱完满多过遗憾。

只是幸好。

Neil终究没有得到父亲允准，累积了数十年的期许到底难因为一场演出就此转移。他已经走投无路。银色钥匙转三遍，决定离开的时候他反而安之泰然。

但死亡并没有改变什么，学校从不能容忍触犯权威的存在。死亡诗社被查封，Todd在认错的协议书上签字——尾随着指向Keating的荒唐罪名和四个已经签署的名字。名目和立场总能把我们驳得哑口无言。



而后，Keating被迫离校。教室重新响起普利查特混账的前言。

可是谁又能说这是悲剧，“我们哪个人不是在向死而生地活着”。对岸那烁被叫做梦想的看不分明的光亮，遥遥隔千秋，活在每个人最深的仰望里。——如何渡越，多少人在岸边张望汲汲探寻也找不到一致的口径。于是有人匆匆往前不再看它，有人依然前赴后继罔顾生死只为保全它的光芒。或许，像电影无需道明的暗喻：梦想需要成全，它值得那些生命用死亡来祭奠。但梦想的意义决不只在于实现它，在了然那些同现实无法相抗的结局后，它更需要有人依旧为之努力甚至卑微地活着。因为只有生命才能作一叶渡船，“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而我们还可以奉献一首诗。

“Captain, my captain.”

“Oh, captain, my captain.”

Todd在最后一瞬踏上课桌望向要离去的老师，如同当初那个怯懦的自己第一次俯视这个教室。而后两个，三个…半数的学生站起来。桌上桌下分割的世界，形成绝妙的镜像。生活本来就不可能处处结局欢喜。有人起身，有人停坐，有人死去，有人会一如既往地向前。我想我们都是孜孜不倦的摆渡人。由生及死，间隔数十年的一水之遥，而所有无法全数实现的梦想，你怀抱它，便可泅渡。

且 听 风 吟

生命是一场华丽的虚无
随风而逝的浅浅
淡淡的痕迹

我们只能偶尔抓住记忆中那

文 / 杰伊·费贤
编 / 杰伊·费贤

且听风吟，最初看到这个书名，便立刻被他所传达的那种淡然却又不免悲伤地听时间流逝的状态所吸引，一个“且”字，让我们静下心来读那些并不轰轰烈烈的文字，想着那逝去的岁月和过往的自己。

这是村上春树的处女作，在其中发表了他对写作的看法，也因此奠定了它在文坛上的地位。有人说，正是他在书中所提及的写作方法和态度使这本书尤为重要，而我却不赞同。“我”与鼠的回忆，“我”放假时十八天内的故事，众多的思绪和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的对话，共四十节的内容。不管关于写作还是回忆，都可以看作是对生命痕迹的探寻，探寻那些我曾经存在并正在活着的证据，于是对生命有了一丝一缕的感悟，却全然称不上哲理。

一口气把四万多字读完，没有读到什么理论，只是在并没有什么情节的文字之间穿行时，读到一种感受。战后的日本，深受美国的影响，摇滚、酒精、性交，从作者松松垮垮的语气之中我们看到“垮掉的一代”的青春和生活，一切似乎都轻描淡写，弥漫着颓废的气味，没有存在的理由，唯一真实的便是无尽头的空虚。

《加利福尼亚少女》，一张早已弄丢了的借来的唱片，勾起了“我的回忆”，打电话给高中同学，到母校办公室打听，到她的大学询问，最终如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有找到。“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于是自己听唱片。若干年后，他仍在唱片架的一隅积累流光的尘埃。那些曾认为深爱着的女孩，再次提及，却连面貌都已记不清。我们就这样在时光中挥霍了我们认为宝贵的一切，不知不觉被岁月冲洗得几乎毫不剩余。

也许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杰氏酒吧中不停打电话的女人口中“不错的时代”，那是一群将生命的虚无和疯狂发挥到了极致的年轻人，回首时淡淡地叙述，却揭示了每个人内心中都被掩盖了的空虚，他们剥去了生命华丽的外壳，将那些留不住的年岁挥霍到淋漓尽致。而如今的我们，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其实是自欺欺人地美化了我们的心灵再小心翼翼地喊一两声寂寞。村上认为，人与人之间完全相互理解的沟通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一些自我麻痹和自我疗养，于是人们借助于酒精、香烟。鼠始终没有对“我”讲那个女孩的事情，那个四指女孩问“想听真实的吗？”“我”却答道：“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既然无法完全理解，那么最好的体贴便是保持距离。于是，村上的文字一直保持着一种奇妙的距离，甚至是作者与文字的距离。

“一幕幕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在某一年的夏天，便一去杳然，再也不曾光临”。那些曾经执着的，未经提醒，也许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忘记。“再也无须前思后想，一切岂非已然过往”，“我”的背后总想起这首歌，必须借助外力才能使昏昏欲睡的意识勉强维持下去。

“人生是空的，但当然有救。因为在其开始只是并非完全空空如也，而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无所不用其极地将其磨损以致彻底掏空的。”我们仿佛在人生道路上收获，回首时却积累了太多的怅然若失，消耗我们的心力。火星上，风告诉年轻人：“我们是在时间之中彷徨，从宇宙诞生直到死亡的时间里。所以我们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只是风。”我们的生命如一阵风，推着时间掠过每个人的窗前，且听风吟，静静聆听我们生命行进的声音，听懂自己，那样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失去。“年轻人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用枪口顶住太阳穴，轻轻扣动了扳机。”于是，在时间的扭曲之中，我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撼。

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然而，这一切都宛如挪动过的复写纸，无不同原有位置有着少许然而却是无可挽回的差异。”但是，生命前行到尽头，并非真的一切荡然无存，我们会空虚，所以才有些东西弥足珍贵。“说谎与沉默是现代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两大罪过。我们实际上经常说谎，也往往沉默不语。然而，倘若我

们一年四季都喋喋不休，而且喋喋不休的无不真实，那么真实的价值必荡然无存。”

意识到了生命的虚无，只是让我们放开，放开那些无谓的坚持，减少一些固执的伤害，却不能成为放浪形骸的借口，虽然回不可避免的悲伤。

“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

一直被《旧约》上的一个故事所吸引：神决心毁灭罪恶的索多玛城，派天使通知罗得：立即带同家人逃出城外，以免葬生无地，但是千万记住：不要回头！

罗得一家连夜逃了出来。

清晨，血红的太阳升起，地面开始移动，燃烧着的硫磺如雨点般倾泻到索多玛和蛾摩拉城上。这时，罗德和他的女儿们飞快地奔向丘陵，唯独他的妻子停下了脚步。家呢？家呢？她要回头看一看——

就在这焚城的瞬刻，盐像冰雹一样袭来，将她的全身层层裹住，变成一根盐柱。

《火与废墟》里，这样评价这个故事：人类回顾自身的灾难竟渎犯了禁律。

是。当人犯下罪恶的时候，任何回顾灾难的行为都会遭到利害相关人的阻碍甚至毁灭。始作俑者的罪恶，被国家或者民族视作为耻辱，不允许人深入触及。但是为了使下一代的有良知的青年能够得到些许慰藉，他们只是浅显的提及此事，并给予适当辩证的评价——至少我中学时候的课本对文革的描述是这样——没有细节，所以无法触动人心，然后渐渐遗忘。没有参与的结果是遗忘，而真正参与过残酷世界的人们呢？他们愿意遗忘吗？

我无法给出答案。因为对于恐怖事件如二战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生活而



关于遗忘

我觉得需要唤醒
记忆，不是为了改
造政治，而是为了
改造自己。
——【德】安塞姆

文/EO
编/杏伊
HAZARD



而言，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后世者，我们不忍心也不该让他们忆起。他们是愿意遗忘的。可是愿意遗忘并不代表就能够遗忘。有些惨痛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之中无法抽离。勇敢的人会用笔写下来，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将自己对伤痛的理解呈现给社会，让人们看清真相，给予公正的评判。所以德国二战之后出现了伤痕文学，使得这个民族的骨骼更加坚实有力，血液不再盲目澎湃，记忆得以传承。而我们呢？只有课本上的只言片语，除了零星的如巴金、季羡林的文章之外，没有影片，没有悔省，只有在幕后一层一层的掩盖。历史的真相没有被放大，勇敢的用自己的生命写字的人不受珍视，误解层层加深，最终导致的是人们对“曾经”

的漠然，这些，还不能使新一代的大学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然而，我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仅仅将责任归咎在那些刻意掩埋真相的人头上是不公平的。幸存者的责任也不容忽视。二战过后，幸存者将内心的恐惧与憎恨，全部发泄在摧毁那些建筑上面。从人性本真上而言，我无法给予褒贬。但是，对于需要了解真相的后世而言，这是缺乏理智的。对于美学而言，这是灾难性的毁灭。如果要看清一件事情的全貌，则必须要保留其最原始的状态。他们将苦痛用于摧毁唯一能

文/EO

能够证明自己苦痛的地方，我觉得，是不明智的。（当然，我仅仅是凭借自己的阅历与想象所做的判断）那是后世为其申诉的证据，是后世得以感受生存与死亡最神圣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幸存者”中的一员，我一定要告诉自己：冷静。冷静。冷静。出于恐惧，心虚或憎恶，人们摧毁记忆的凭借，从而切断了通向真相的唯一道路，

关于遗忘



然后装作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断层的记忆，变成了遗忘的最佳借口。忘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忘记曾经的苦痛，忘记生命中明明是铭心刻骨的重要经历。从而缺失了理智成长的契，失了人文主义关怀生长的心灵依托，缺失了悔省自身并坚强生活的凭依。他们以为一切唤醒记忆的行为，都是为了改造愈加复杂难解的政治世界，为了让人们认清一个民族所受屈辱的真相，增强所谓民族荣誉感。

错。

编/杏伊 HAZARD

唤醒记忆，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我们的心。

时光慢下来

文/种子与
编/未名 hazard

慢一点，再慢一点。
我想看清你的样子。
我想看看自己，笑的真不真实。

坐很久的长途汽车和夜班绿皮火车去凤凰小镇。我以为我会念念不忘的，带着老奶奶手编的花环站在塌旧的小城墙边，在阳光下眯起眼睛笑；在狭窄的青石板上拥挤而缓慢的街市里挑选一条长裙；在吊脚楼的小阳台上听见对面酒吧的歌声睡着；拉着谁的手穿过虹桥越过熙攘鼎沸的人头去吃热辣的烧豆腐，我以为这是我会念念不忘的，我来凤凰要寻找的，仓促中慢下来的时光。

可那些影像似乎是裹着柳絮的风，蹭着你的脸过去，痒着痒着就没了。似乎可以作为去过凤凰的谈资，却自知心里空洞的干净。

但我记得，半夜两点钟从头顶挂满了CD的奶茶店出来，白天茂盛的街市全部偃旗息鼓，木制的招牌闭上眼睛，所有的黑色都沉默的看向你，让出天际一点点青灰的光。我抓紧谁的胳膊开始大声的笑，任由弯曲逼仄的街道拿走身体的平衡，在看不到前方的时候放肆的跌跌撞撞。然后迷路。

而我依然只是笑，笑着撞见了一个大大的拱门，门洞里就地坐着两排男女，男生抱着吉他大声的唱“前面的姑娘你有美丽的大腿，能不能过来跟我约会。”听得人偶尔嘻嘻的笑着但是表情安静。无边无际的

黑色和窄长的街道里，歌声舒展出特别的磁性和悠长。

那个夜晚从此存放在大脑最触手可及的位置，常常闪回，连同那一句歌声。慢下来的时光不是说走路的几十分钟好像一个世纪，而是它可以细致到你能重温某一秒钟你踩在石板上一甩头开始大笑的感觉。

那个时候的我，成为我自己了。

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影光声色都太繁复了，时光的走廊变得拥挤，这一路就永远仓促着。

害怕寂寞所以和一群人相处在一起，用整个晚上的时间玩桌游。每个人都在拼命的释放着幽默感，善意的取笑对方也取笑自己，哈哈的笑声裹挟着别人的话语不止息的奔流。回到寝室，荧光灯亮起之前的微白，空洞的仿佛有嘶嘶的叫声。对不起我记不得你们刚刚的表情了，也包括我自己的。

去购物吧。衣服鞋子包包都那么多。一路花枝招展的从你身边游过，奶黄的亮皮，哑红的帆布，浅棕的小牛皮，

文/种子与
编/未名 hazard

时光慢下来

深蓝的小碎花，长的纱，短的棉，刷卡机滴滴之后挑两件领回家，总有着莫名其妙的浑浑噩噩。你穿得如同斑斓的热带鱼扫上棕色眼影，披下亚麻的大卷发，穿梭在和你一样斑斓的男男女女之中。彼此却再也碰不到一个怦然心动。

抱着腿和谁一起聊八卦，像台电脑一样对着一堆信息吞吞吐吐，享受短暂的新鲜的快感。对着屏幕看电影，不停的进入18世纪的中国或者22世纪的美国，在谁的枪口下嘭的死一回，流下眼泪。冰激凌要做成花的形状，寿司要稳妥的像一张小床。临近考试的时候笔记和书本摩擦着你的手指，努力挤入你的大脑。

你说，要做点有意义的事。你跟进游行的队伍里，太阳明晃晃的照着歪歪扭扭的标语，你觉得这似乎有点道理。身边的人，无聊的多过愤怒的，你擦一擦额头上的汗。去支教吧，晃过一路颠簸，你跟着别人一起，跟孩子们笑一笑，做几个游戏，回来的时候，你还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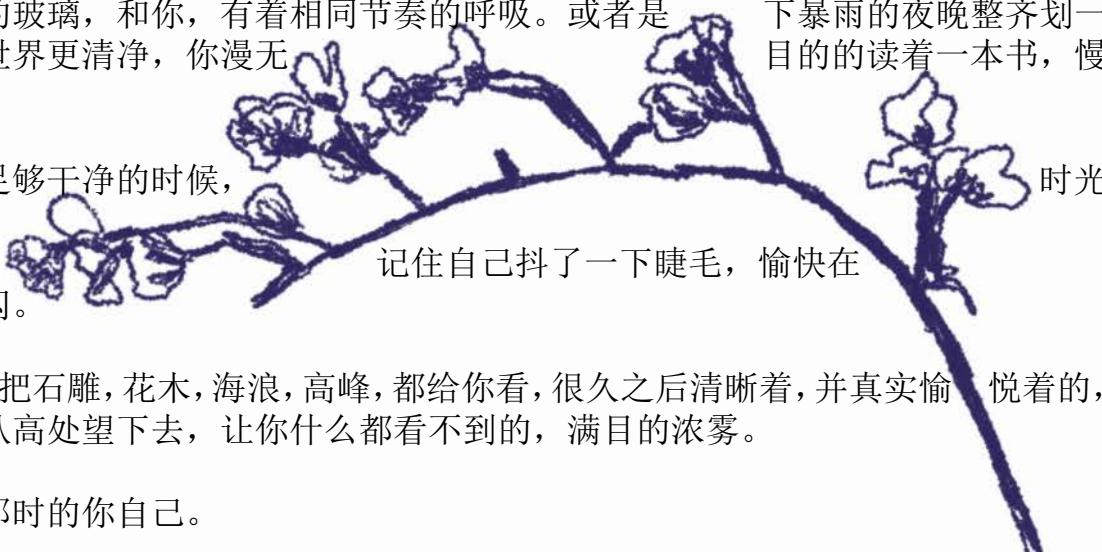
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同时五光十色着的时候，时光怎么就越来越粗糙了。生活为什么以丰富的姿态雷同着，找不到一个入口灌入一点深刻的愉悦。灯光下的我唇红齿白，精神抖擞，听见你的幽默我笑出了声音。可这笑声不是那天晚上凤凰小镇上的笑声。我怀念那个撞见了睡着的小城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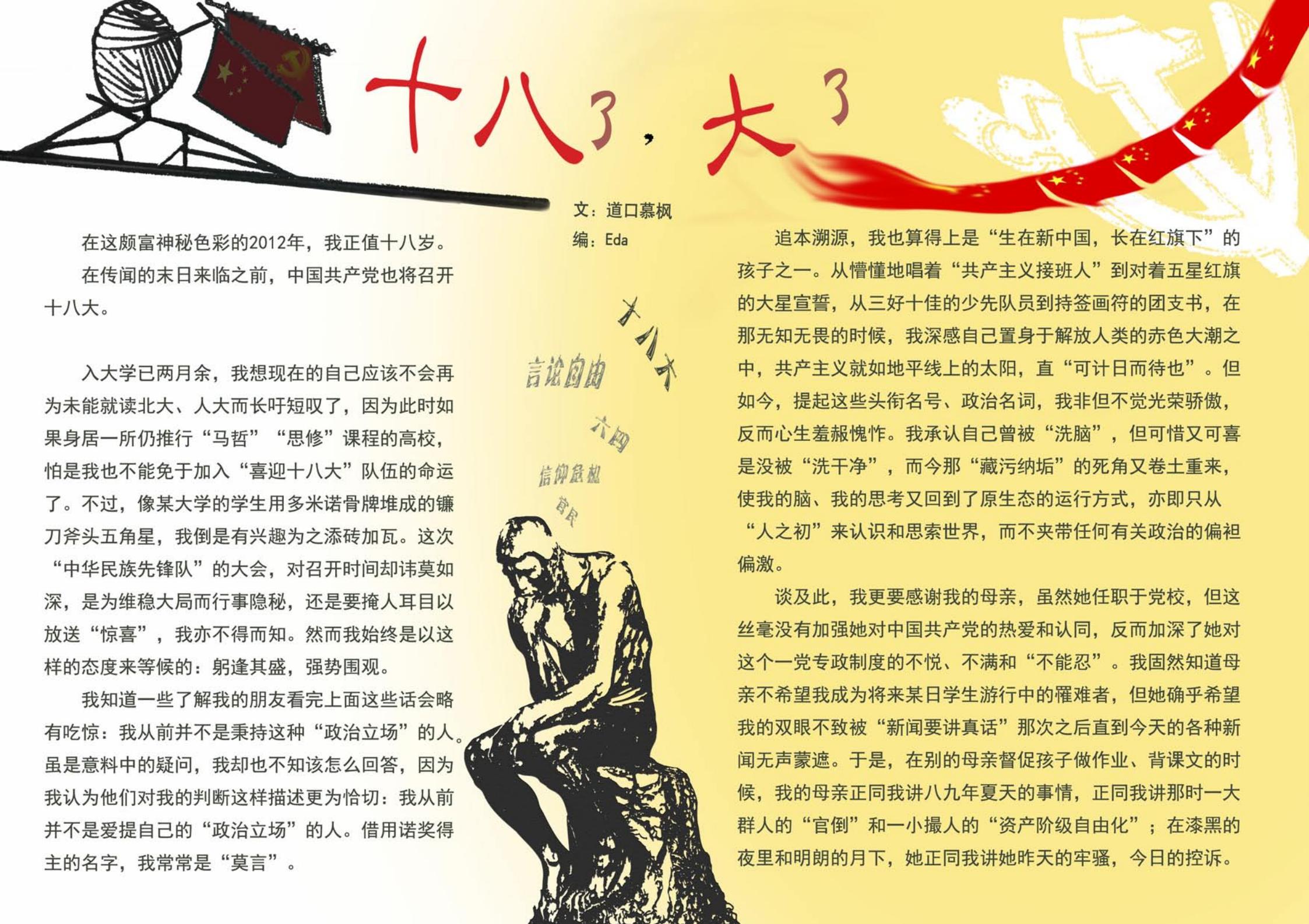
我们生活的太花样繁复了，得找那么一两个时刻，清净一下耳朵和眼球。你会记得，某天清晨推开窗，积雪的大地只留给你平整严肃的白，你深吸一口气，忽然就笑了。或者某次在车上醒来，刚好撞见长长的，长长的稻田，在蓝天的背景里，安静的挤满了车窗的玻璃，和你，有着相同节奏的呼吸。或者是一下暴雨的夜晚整齐划一的雨声让世界更清净，你漫无目的的读着一本书，慢慢的睡着。

你的世界足够干净的时候，
才会变慢，
你甚至会
眼窝里一闪。

一场旅行，把石雕，花木，海浪，高峰，都给你看，很久之后清晰着，并真实愉悦着的，可能只是从高处望下去，让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满目的浓雾。

你会记得那时的你自己。





在这颇富神秘色彩的2012年，我正值十八岁。

在传闻的末日来临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将召开十八大。

入大学已两月余，我想现在的自己应该不会再为未能就读北大、人大而长吁短叹了，因为此时如果身居一所仍推行“马哲”“思修”课程的高校，怕是我也不能免于加入“喜迎十八大”队伍的命运了。不过，像某大学的学生用多米诺骨牌堆成的镰刀斧头五角星，我倒是有兴趣为之添砖加瓦。这次“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大会，对召开时间却讳莫如深，是为维稳大局而行事隐秘，还是要掩人耳目以放送“惊喜”，我亦不得而知。然而我始终是以这样的态度来等候的：躬逢其盛，强势围观。

我知道一些了解我的朋友看完上面这些话会略有吃惊：我从前并不是秉持这种“政治立场”的人。虽是意料中的疑问，我却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认为他们对我的判断这样描述更为恰切：我从前并不是爱提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借用诺奖得主的名字，我常常是“莫言”。

文：道口慕枫

编：E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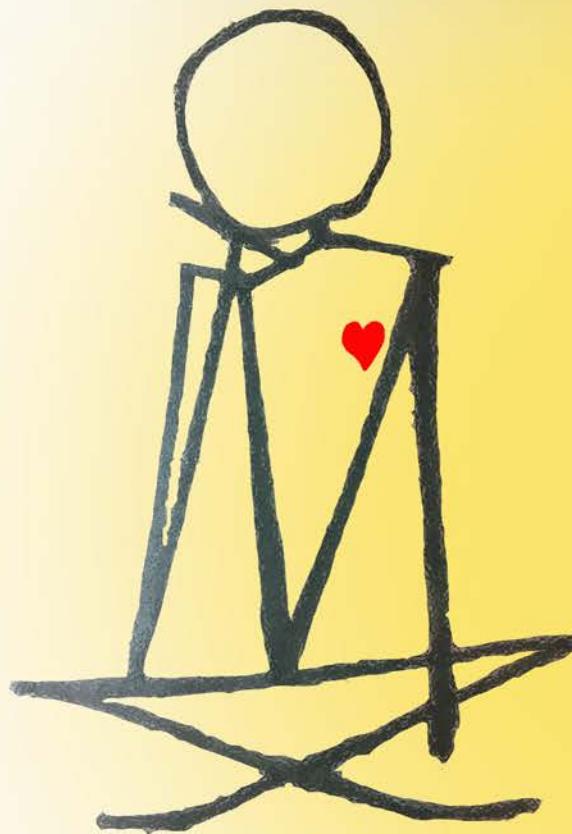
追本溯源，我也算得上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之一。从懵懂地唱着“共产主义接班人”到对着五星红旗的大星宣誓，从三好十佳的少先队员到持签画符的团支书，在那无知无畏的时候，我深感自己置身于解放人类的赤色大潮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地平线上的太阳，直“可计日而待也”。但如今，提起这些头衔名号、政治名词，我非但不觉光荣骄傲，反而心生羞赧愧怍。我承认自己曾被“洗脑”，但可惜又可喜是没被“洗干净”，而今那“藏污纳垢”的死角又卷土重来，使我的脑、我的思考又回到了原生态的运行方式，亦即只从“人之初”来认识和思索世界，而不夹带任何有关政治的偏袒偏激。

谈及此，我更要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她任职于党校，但这丝毫没有加强她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认同，反而加深了她对这个一党专政制度的不悦、不满和“不能忍”。我固然知道母亲不希望我成为将来某日学生游行中的罹难者，但她确乎希望我的双眼不致被“新闻要讲真话”那次之后直到今天的各种新闻无声蒙遮。于是，在别的母亲督促孩子做作业、背课文的时候，我的母亲正同我讲八九年夏天的事情，正同我讲那时一大群人的“官倒”和一小撮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漆黑的夜里和明朗的月下，她正同我讲她昨天的牢骚，今日的控诉。

然而当时的我虽可算是心智已离成熟不远，对母亲的期望也领受颇深，却不常在生活中提及这些，遑论宣传。尽管后来遇到一位“反党积极分子”并与之结为良友，我也依然如此。其一可能因为“我只觉得无话可说”：正是在祖国多事之秋的那几年，目睹的贪腐巨状、交通惨案、群体事件都只多不少，翻来只觉强烈的无力感涌上心头，“目不忍视”，“耳不忍闻”，“艰于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呢。或许我将这心情描述得过于矫情了，但是我知道当你们看到那一连串狡黠的敏感词及背后并不幽默的内容，我心里也不是一句“无力吐槽”那么简单。其二是我那时高三，正面临学业的恐怖压力，并深信“只有挺过应试教育才能回头毁灭应试教育”，也就先把自己的终生大事暂置国家大事之上，还省去了“为说愁强赋新词”的烦忧。

不过今日卸下了死读书的负担，我倒是“有闲心”来再度关注这些事了。贫富差距、社会底线、道德沦丧、信仰危机、制度崩溃、权力垄断、暴力践踏、言论禁锢、司法失衡、官民对立、精英与暴民、专制与民主，这些词在专业和非专业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多凭，我今天的阅历学识虽难完全理解，但读来总觉无比触目惊心。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有增无减，如果再“无力吐槽”，恐怕这槽里就将盛满黑色的毒浆，长满红色的暗瘤。

近日又读了阎连科先生的《丧家犬的一年》，我并不了解阎先生其人，但对他这一年或这一辈子“热爱权利与尊严却活得像丧家犬”的生活，对他“只想大声哭泣”的辛苦悲怆，我亦有所共鸣。正同他哥哥告诉他“别管是为了什么事，都别惹政府”，我这段时间在人人网上“有选择的分享”似乎被我一个挚友看出了端倪，有次聊天结束时他说，“晚安。不要反共哦。”我感激这一份情义。



虽然冒着熬夜猝死的风险把文章写到尾声，但我觉得此刻我离真正的生命又近了一步。十八大的精神暂时我还无从参悟，但对于十八岁的思考，我想这块里程碑的最后几个字也即将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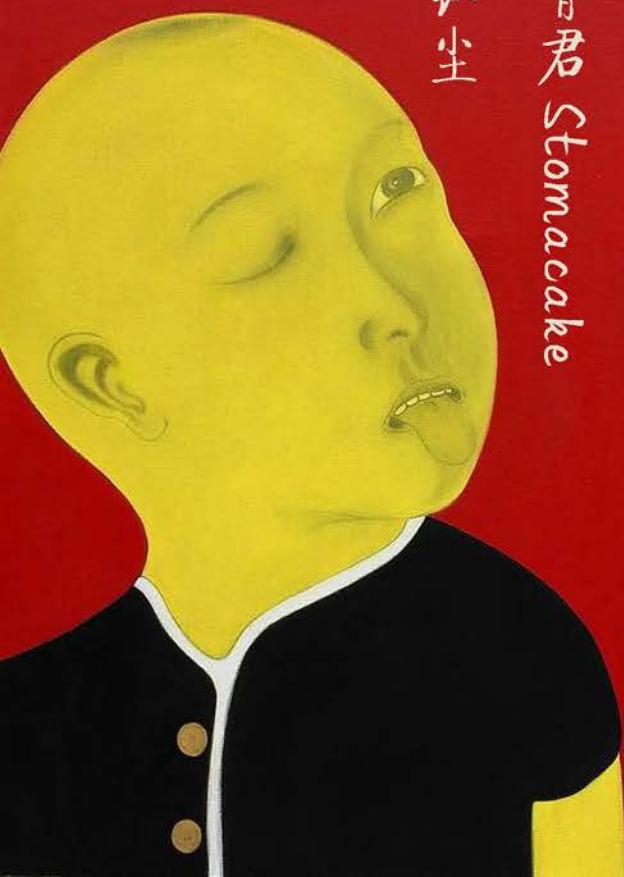
十八了，大了。

今天又看到陈丹青先生的话：“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来‘公共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这感觉似曾相识，但不会令我悲观。

“愤青” 带给我们的

图／赵红尘
文／杏伊
编／锁骨君 Stomacake



【日本新闻网7月28日消息】中国江苏省南通市民抗议政府建设日本王子造纸等废水排放管道的行动，出现了过激化。市民冲进了这一管道出海口所在地的启东市政府大院，砸毁了一些办公室，并掀翻了停放在政府大院的轿车。当地出动了大批警察和武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并拘捕了个别参与打砸的抗议市民。

(<http://www.ribenxinwen.com/html/g/201207/28-13561.html>)

之所以将这则老新闻翻出来，是因为若联系人们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以及最近各地市民针对钓鱼岛事件打砸日货的过激行为，也许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频繁的激愤行为中发现些规律。

且不论南通市政府在决定建设废水排放管道的程序以及最后的决定上是否合理，也暂不考虑警察的拘捕行动是否合法，我们仅集中精力来看看南通市民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

回想当初，得知这一消息并非通过大众媒体，而是听到别人的转述，讲述的语气中充满了快感，好像南通市民的这一行为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并油然产生一丝得意。然而冲进政府办公地点并进行打砸，这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也是大多数人平日中最排斥的行为方式吗？人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种方式来进行抗议？

也许很多人会说，现实太黑暗，大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用这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声，进而维护自己的权益。

借口。借口而已。

2011年3月，南京市政府为了新增地铁线路而决定移植几条主干道上的梧桐树，若有些树木不适宜移植，则直接砍伐。这些是南京在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奉安大典而种下的悬铃木，承载了几代人的城市记忆，也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人们为了保护这些梧桐树，纷纷走上街头在树干上系上了绿丝带，并在网络上发出呼吁和号召。最终树木得到了保护，市民与政府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这不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吗？甚至是同一个省份相隔仅二百多公里的地方。所以，不要总用港片中的经典台词“有得拣”做借口，方式是可以选择的，只是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思考过。

这几年来，不少地方都上演过了类似的事件，最终都不免以暴力冲突收场，而往往政府妥协了，或者抗议者与政府双方都进行一定妥协后，事情也就戛然而止、不再有人关注了。这种

行为像极了人们经常说的“愤青”，它不再是指代最初的英国的“Angry young man”，而是成为当今中国民众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及行为模式的代名词，与年龄无关，但仍以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喜欢在网上发表激烈的言辞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自以为只要反对了所谓“主流意识”、发表了标新立异的观点就代表他们在独立思考，从而沾沾自喜，孤芳自赏。有时更是煽动他人开展一些过激的活动。

然而，除了煽动大众的不满情绪，“愤青”还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人们总是在批判中找到共鸣，于是沉浸在这种“伪思考”中，让不满的言论在网络上炸开了锅，让暴力的抗议在现实中炸开了锅，却没有几个人在真正批判地、独立地思考着。

于是，“愤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宣泄的途径，宣泄我们对社会的不满，宣泄我们对制度的痛恨，却对改变现实毫无帮助，甚至使情况变得更糟。

独立的思考，并不一定要刻意另辟蹊径。别让那些“高尚”的思想没有理由地占据你的思维，因为“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

立场来度量的，如果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的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王小波）所以，哪怕是已经被提出的观点，你去想明白它为什么对，然后再去同意，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就已然不同于随波逐流，也不会轻易地被情绪与冲动控制。

可是，仅判断孰是孰非、单单给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打分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不进一步思考并对未来有所借鉴，就会发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悲剧，“哀”来“哀”去也只是打了个分而已。

因此，真正的思考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因为有正面影响力的思考者应该成为“思维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王小波曾这样讽刺那些屁事也不干，专门喜欢给别人干出来的事打分的人。他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所以，还是要行动，用行动去改变现状。可绝不应该是只凭着一腔怒火去宣泄、去报复的行动。

韩寒，这个备受争议也备受追捧的作家，一度以犀利的批判受到极大赞扬。然而，在2012年初，他总结自己的过去时，在博文“我的2011”中写道：

那时候我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发自内心的痛恨……天天盼望中国突变成美国或者台湾式的社会。我甚至认为香港或者新加坡都是不完美的，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制度必然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于是我开始在意于这些赞誉，甚至不自觉的迎合。到了2010年，我做的很多批评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卦——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



我想在任何社会里，这样的批评都会受到民众的欢迎……我这么写文章，再加几句俏皮话，大家肯定都觉得我说的特别好，而且凡是不赞同者，皆会被民众说成五毛，是权贵之走狗，民主之敌人……

……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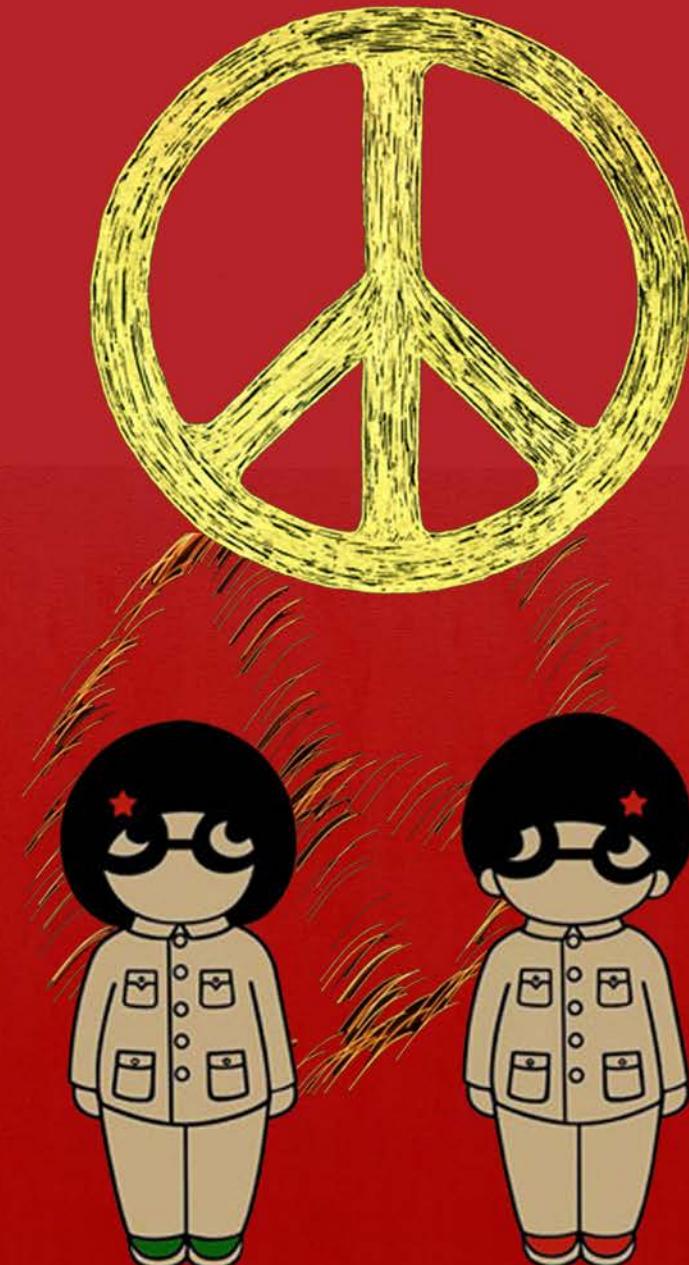
正如韩寒所说，用暴力的极端方式发表意见，本身就是一种原始行为，如果被反对者真曾犯了极大的错误，那么反对者的行为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改进之处。正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数不清的农民起义，他们打到了压迫自己的人，胜利之后又转身成为了一样的角色去压迫别人，于是历史只能循环，不能进步，甚至越来越糟。

一直欣赏苏格拉底对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贡献，不是因为他生前的成就，而是他对死亡的选择。他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后，尽管曾获得逃亡雅典的机会，但他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只会进一步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他早在2000多年前就用死亡为我们做出了示范：你若想改进一个规则，前提是要遵守规则；你若想让社会更加文明，首先你的方式就要文明。

如果，人们在冲进市政府大院之前能摆脱“愤青”模式的控制，冷静、理性地思考一下，他们所谓“黑暗的现实”是不是就已经光明了许多？

在南京梧桐树事件期间，杂文家吴非发表过一篇分析此问题的文章，文章的最后，他沉痛地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没错。但是，无知也是力量，甚至更有力量。”

如果，我们仍然不能真正理智而独立地思考，那么这种“愤青”模式所能带给我们的，不过是这种更有力量的无知罢了，而且是破坏的力量。





当遇上 子墨子 张麻子

文/墨挂 编/九九

日暮时分。公交车。

仅二人同排而坐，左首之人靠左窗，右首之人靠右窗，中间一条过道，却是泾渭分明。

左边那人粗麻衣裳，长发亦是麻布挽作髻状。其人一手拢于袖中，上身直挺，形容沧桑而有嫉愤之色，目视窗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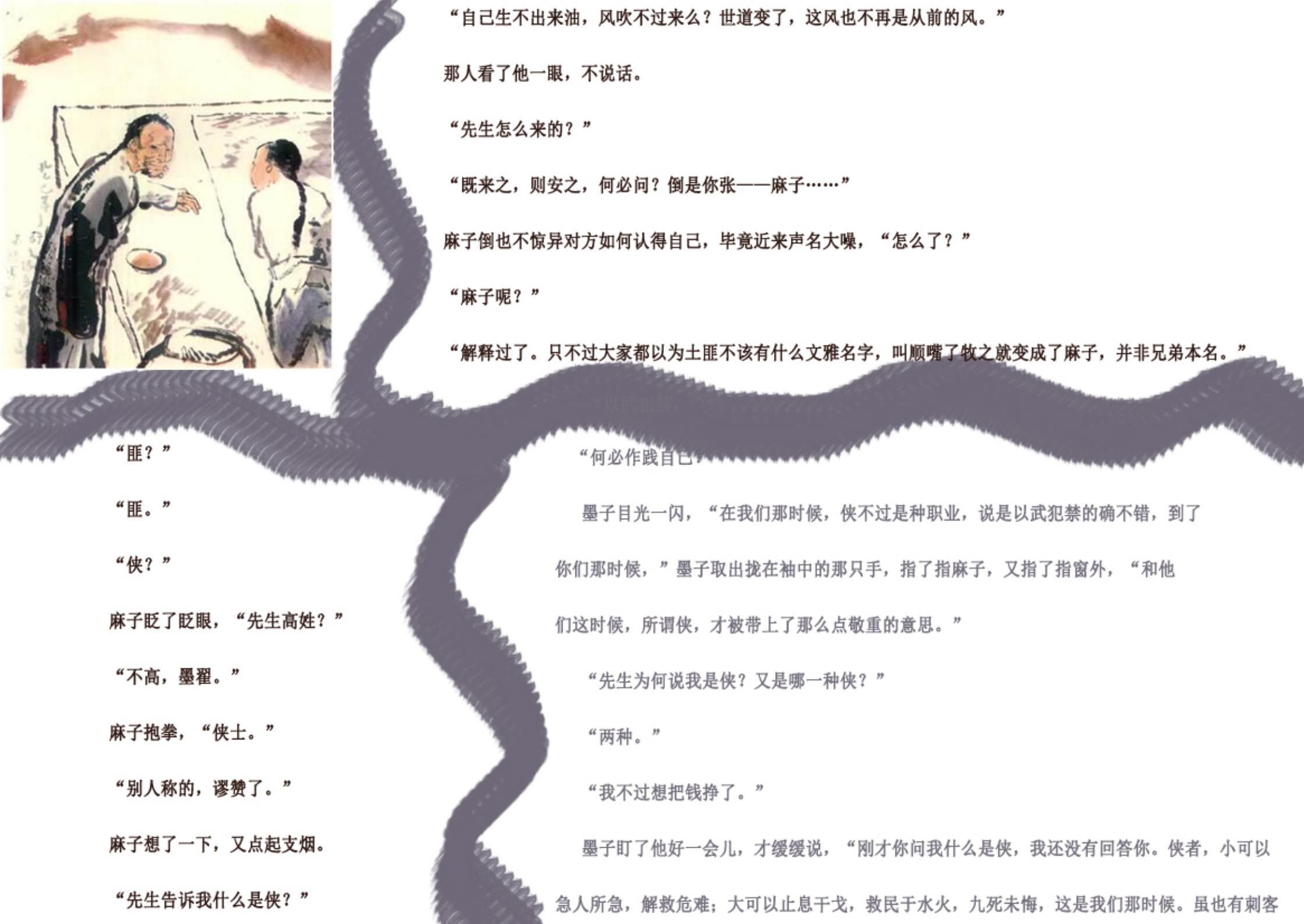
右边那人却是一身劲装，身靠车壁坐着一只椅子，另一只却在他的高筒皮靴下面踩着。他抽着烟，弥漫中只看得见他头顶和下巴短而硬的毛发。由于背靠窗户，他便拿眼直勾勾盯着那另一个人，丝毫不加掩饰。

摁灭烟蒂，终于是右面那人捺不住了，唤道：“先生。”

不理他。

“先生蓄这么长的头发，油污必多，清洗起来不方便吧？”那人也没回头，“乡野之人，向来粗茶淡饭，哪来这许多油腻？”

小说



“自己生不出来油，风吹不过来么？世道变了，这风也不再是从前的风。”

那人看了他一眼，不说话。

“先生怎么来的？”

“既来之，则安之，何必问？倒是你张——麻子……”

麻子倒也不惊异对方如何认得自己，毕竟近来声名大噪，“怎么了？”

“麻子呢？”

“解释过了。只不过大家都以为土匪不该有什么文雅名字，叫顺嘴了牧之就变成了麻子，并非兄弟本名。”

“以武犯禁。”

“何必作践自己。”

墨子目光一闪，“在我们那时候，侠不过是种职业，说是以武犯禁的确不错，到了

你们那时候，”墨子取出拢在袖中的那只手，指了指麻子，又指了指窗外，“和他

们这时候，所谓侠，才被带上了那么点敬重的意思。”

“先生为何说我是侠？又是哪一种侠？”

“两种。”

“我不过想把钱挣了。”

墨子盯了他好一会儿，才缓缓说，“刚才你问我什么是侠，我还没有回答你。侠者，小可以

急人所急，解救危难；大可以止息干戈，救民于水火，九死未悔，这是我们那时候。虽也有刺客

“匪？”

“匪。”

“侠？”

麻子眨了眨眼，“先生高姓？”

“不高，墨翟。”

麻子抱拳，“侠士。”

“别人称的，谬赞了。”

麻子想了一下，又点起支烟。

“先生告诉我什么是侠？”

之类，亦是以武犯禁，却是侠之末流。等到了你们那时候，……”

麻子插嘴：“不损一毛以利天下。”

墨子又盯了他好一会儿，“好个不损一毛，你做得到？若是人人都不损一毛管好自家事情，那倒也好，但……人毕竟是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麻子点头。

墨子继续：“所以你的那个时代，才会出现你这样的侠。别急别急，我知道你想说你不过想把钱挣了，站着把钱挣了，但最重要的是，你挣钱，也让大家把钱挣了。”

麻子吸了口烟，“公平。”

“是公平。”

“那我们那时候的，你们那时候的侠呢？”

“很少，或者说，不存在。不是说不再有勇敢正直的人了，而是说没有人再想着十全十美，再去做圣贤。人都是人，侠也是人。众神已死，就让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你也是神？”

墨子捻须一笑，“不曾存在。只是距离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距离缩短，也不过是个人。”

“不惋惜？”

“尘归尘，土归土，该走的，”墨子看向窗外，“何必留？我们那时候需要圣贤，或者说神祇，你们那时候需要几个英雄式的号召者，如此而已。”

麻子依旧舒服地靠着车厢壁，脑袋探到窗户外面，霓虹灯开始闪烁，“他们呢？”没有手势，但他们指谁是显然的。

墨子沉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麻子在等下文。

“这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自己，要做回自己，要做公民，这就是每个人的事情了。”

“不损一毛？”

“有些像，但还不是。他们人人都会是侠，现在还不是，也许将来会是。”

“世道在变。”

“嗯。”

“好还是不好呢？”

“你说。”

“不知道。但至少能吃饱饭的人比以前多。”

“这是最好的时代，希望它别也是最坏的时代。你看太阳正在落山，明天再升起来不再是今天这个太阳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得管它叫——太阳。”

北方的北



文/绵绵

编/魏晋

图/Stomacake

诗 歌

北方的北
不远千里的我与不远千里的风
狭路相逢
它带走嘴唇上的水分
没留下一个吻
与来时的路一样匆匆

谋杀树木，掩盖干枯的土
铁轨埋入，日夜拉扯
绵延在脊背上的疑问绵延我们的国
你从哪里来，归途在何处

循着相反的方向，不期而遇
你从北方的北

我自南方的南
你一直走着，路过我的故乡
叮嘱了奔流的江水
你曾经来过
没有最后的踪迹

继续前行，或是归去

也许南方的南的南边，就是北方的北
一阵风过后，我就枯萎。



偶得

BY 墨栏

天是蓝的
地是死的
广场上的大钟
不辨东西

在生活消失的地方

文 墨拦 编 Sly

Life

我要做一片飞驰的树叶
穿过雾，雷，黏稠的冥想
叶片盛着蚂蚁的重量
血脉绵长

整座城池都俯在下面
和看不见的云气缠绕
遥远的泥灰号角却响起
放大着谁眼里的光芒

我开始行走
在生活消失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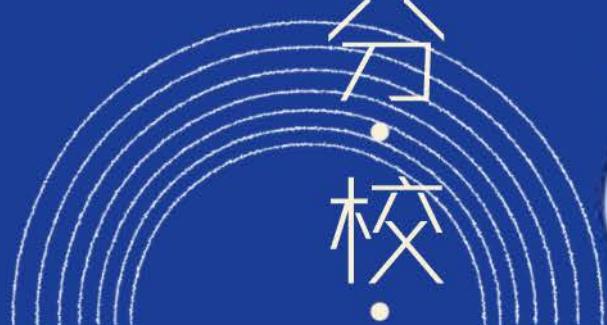
采访

编/木禾
墨栏未名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分·校



本期采访：



背景资料

建设历程

2006年夏
提出初步方案，并
进行相关调查。

2010年上半年
香港中文大学派代表对目前内地仅有
的三所中外合作办
学的大学分别进行
了访问。

2011年7月4日
中大在深圳签署
协议，筹建香
港中文大学（深
圳）。

2012年10月11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
龙岗区举行批筹暨校区开
工仪式。

2010年2月6日
香港中文大学与深
圳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教育合作备忘录，
表达双方意向。

2011年3月12日
中大与深圳市人民
政府签订框架协议，
筹建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学院。

2012年9月27日
港中大（深圳）的办学方
案获得国家教育部专家组
考察评议通过，教育部批
准深圳大学与香港中文大
学合作办学筹建港中大（深
圳）。

采访



分校选址

校园选址于深圳市龙岗区，占地约 100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约 50 万平方米。深圳政府将土地无偿拨给中大使用。

学生来源

以内地生源为主，深圳学生预计占三成，也会有一些香港学生。将会尽量多录取西南及南部省份学生。

资金问题

深圳分校与沙田本部财政独立，互不补贴。

深圳分校为完全公益性学校，每一分钱都会投入学校建设，香港中文大学及深圳大学均不提取任何财务收益，港中大（深圳）的财政将完全独立于香港中文大学沙田校区，不会互相补贴，以学费、捐款、深圳市补贴及各类科研资助作为主要经费来源。

深圳政府将按照注册为香港中文大学全日制学生的学 生数，按照深圳相关高校标准给予适当办学补贴。学费与香港学校相近，在 8 万到 10 万左右。

师资

学校会进行全球招聘，打造一流的研究师资和领军人才，可在香港本部和港中大（深圳）之间流动。“定会尽力维持深圳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拥有一样的师资”。

学科设置

学校前期以理工商为主，兼顾新兴综合性交叉性学科，逐渐扩大到人文、法律、社会科学等学科，还开设适应全球学科建设及国家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注重创新学科，培养创造性人才，强调人文通识教育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招生方式及条件

据报道，将采取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两种方式并行。招生要求和校本部一致。通过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不需要参加额外的任何考试、面试，也无需提交任何专门申请材料，与报考内地大学的程序完全一致，录取时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注：徐扬生副校长表示，招收本科生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不一定 2013 年即开始收本科生）

采访



办学制度

双语教学；书院制；管理方面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主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港中大与深圳大学各委任八人组成，理事长由港中大校长出任，而理事长将有2票投票权。

学位问题

深圳分校学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正式学生，毕业时授予香港中文大学学位。 网上之前有人特地澄清，分校的毕业证上会注明“深圳”字样。不过，学位证是相同的。在此就需要区分一下“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概念：学历证书顾名思义是证明你学习历史的证书，如果你在大学学习了四年，那么无论谁都不能抹去这段学习历史，因此除非退学，其他大学生毕业后都能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是证明你学习科研能力的证书，如果你达不到相关要求，就得不到这个证书，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能够取得本科毕业证却拿不到学士学位证的原因。从编号来看。毕业证是全国统一编号，在证书上有查询网址，而学位证是各个学校自己授权发放的，编号不是全国统一的，且证书上没有网址，只是学位证的号码含义基本一样。可以说，毕业证是比较中国特色的一种东西。国外的公司一般看的都是学位证。

采访



个人采访

受访人：香港中文大学 yr5 朱铉 以下简称 Z
香港中文大学 yr2 Anna 以下简称 A
香港中文大学 yr1 Elbert 以下简称 E

采访人：oneera 以下简称 O

Q1：对深圳分校的态度

O：前段时间中大建设深圳分校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请问您对深圳分校区的建设持什么态度？为什么？

Z：个人是比较反对建深圳分校的。理由有三吧：第一，据已知消息，在深圳分校毕业的同学拿到的文凭是和香港校区相同的。但是个人十分怀疑深圳校区的教学质量能达到香港校区的标准；第二，香港中文大学将分校建立在大陆，能否保持其学术的自由，政治的自由都是很让人担忧的问题，虽然校长不断保证不会让共党插手学校事务和管理，但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这样的保证能否兑现呢？第三，该分校是深圳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预计第一期招生 7000 人，第一年招生数百人，而且相当一部分学生从深圳本地招，个人对招生素质也抱有怀疑。总的来说，对于整件事还是持保留态度。木已成舟，我们只能希望事情往最好的方向去走。只不过我个人很悲观，看不到什么所谓的“好的部分”。

A：呃，我想暂时保持中立态度。因为这件事刚热起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全部信息，会有一点担忧和不赞同，后来又了解到一些细节，然而也不能说足够全面和权威，所以现在只能说是保持中立和围观态度。

E：应该说，我对这件事还是相当支持的。粤港合作，借用香港的资源，对深圳教育水平提高当然大有裨益。深圳这么一个城市，却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学，甚至综合性大学只有一所，这太不合适了。而且，深圳不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很多中学基础教育也很强，具有很



采访

而且，深圳不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很多中学基础教育也很强，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大在那里开分校可以提高知名度，此为原因之一。其二，内地生在学业上的优秀表现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港中大毕竟从建校之初本就是为香港的教育事业服务的，内地生源再好也不能成倍扩招。分校一举不失为一个引进更好内地生源的巧着。

Q2：学位证问题

O：有人说，分校的学位证与本校是完全相同的，对本校学生不公平。你对此如何看？你觉得这是否会影响香港本部学生的利益？

Z：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肯定会有影响。据我所知，内地学生想进香港中文大学本部读书，高考成绩需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同样挂着香港中文大学名号的深圳分校，录取成绩却下调 200 分（编者按：在三心社文化沙龙中，副校长徐扬生对此表示，会保证招收学生的分数高于一定水准，至少在一本科以上。除此之外，徐教授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会秉承“宽进严出”的原则，并表达了“将高考分数比清华低二百分的学生培养得比清华毕业生更加优秀”的愿景）

E：我认为，同学们大可不必担心会因此被用人单位小觑。毕竟，学位证或是毕业证只是敲门砖，能力才是通行证。你的谈吐举止气质修养，表现出来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招聘者最看重的。

O：这样说会不会太功利了一些？学位证这个问题只能从找工作难易的角度来解读吗？

Z：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功利的把“搵工”作为我们上大学的目的，不过这毕竟是对我们价值的肯定和未来更好实现自己心中所想的机会的前提条件。刚刚提到，工作不是大学的目的，我们还应该让自己更有深度，也有理由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不但应该接受系统的思维训练，具备独立思考、深入分析的能力，而且应该用思想的深度来



将自己和非大学生区别开来。而这一切，都与学校的资源，环境，氛围，紧密相关。你想想看，为什么中学或明或暗都要分重点班和普通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只有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才能尽可能多的学到东西，经历同样层次同样境界的思想碰撞与共鸣，才能习得更好的习惯了解更好的方法。同学，尤其是大学同学，可以说是人一生最重要的资源，经过同一严格标准筛选上来，保证了该资源的质量，应该说是美事一桩。相反，分校前两年可能发生的良莠不齐现象反而更令人担忧。最后再说一句，有很多事情，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就像是同样住酒店，五星级和三星级享受的服务质量又怎会一样？

Q3. 生源问题

0：中大说将保证分校的教学质量不弱于本部，并且招生标准和本部一致，你怎么看？

A：持怀疑态度。主要是不知道是收两百还是七千在第一年。一开始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就很有误导性，我以为是第一年招七千新生，所谓的第一年和第一期到底什么关系，一期有几年？而且深圳本地生源占到三成。

0：你的意思是深圳分校的生源不够理想吗？

Z：对。

A：不是……我觉得这不大公平，和中大以往对内地生的收生标准不大一样。我可以接受在学校所在的国家或地区里面招大多数学生，比如中大大多数是 local 同学，但是觉得在大陆这个统一体制下出现地理偏向不大合适。虽然大陆的大学实际上是有比较普遍的地理偏向情况，但是归根结底，分校还是香港的大学，不是深圳的大学吧？我不大懂他的理念……不然如果是深圳的大学，干嘛冠上香港的名号啊。如果说这是香港体制的大学，那就更奇怪了，首先中大的书院制，

通识课是可以复制的吗？其次香港大学的体制是在香港社会的大环境之下的，深圳能接受民主墙么？虽然我没觉得这玩意有啥好……

Q4：未来中大分校的成长

0：官网上说，“将会严格控制港中大（深圳）的教学质量，保持至少与香港中文大学同等的学术水平。”“教师从全球选聘，薪酬与港中大教师接近。”你认为是否现实？

Z：作为中文大学的学生，最关心母校的问题当然是教学质量。一个分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召集同等程度的教授和教职员呢？

E：这一点上，有人担心会吸引不到够水平的教授。但本人对此持乐观态度，例如，科大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招募高水平的师资，于是即使在刚刚创办，没什么品牌的情况下迅速崛起。何况中大深圳分校还多了“中大”的一重吸引力。

0：很多优秀的大学都是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在校方对师资力量的承诺下，你觉得深圳分校在 5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有把握成为和香港校区水平相当的大学的吗？

Z：我希望如此，但是我还是非常怀疑这一点。一个学校的发展必须要和很多周边的学校进行学术沟通和交流。那么可以预见的，与深圳分校交流最多的将是内地特别是广东省的一些大学，而鉴于近几年来中国内地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学术诚信程度，我非常怀疑这样的学术交流会对深圳分校的发展有什么良性的促进。再次，关于沈祖尧校长所承诺的师资方面的问题。的确，香港中文大学的名号是非常响亮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明明深圳分校是深圳大学和中大合办但是丝毫没有提及深圳大学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事实，分校的生源，学校的资源赞助，都无法和本部学校相提并论。那么所能吸引到的师资力量又会有多强呢？当然这都是推测，实际情况很难预料，我也十分希望



沈校长已经有良好的对策了。

Q：如果深圳分校是一个失败的实验，你认为会对沙田校区造成怎样的影响？

A：（可能会造成本部）声誉下降，师资流失。之后未毕业的内地生和本地生都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回到内地工作的。因为外界会以为分校像承诺过的，和本部校区教学质量什么的都一致。

Q5：一个说法认为，香港高校想要进一步发展，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方向是内地，你同意吗？

A：什么？进一步发展是要开分校的意思吗，我不大懂啊，进一步发展是要提高水平吗？开分校的意义在哪里呢？至少在无法确保生源质量和师资力量的情况下我不赞同大学进一步扩张，内地大学扩招的还不够吗？

Z：不同意。香港的教育模式并不适合所有的内地学生，而内地对学生“好坏优良”的评判也和香港大不相同。香港的大学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大部分来自于香港政府的支持，而这部分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香港人的税收。如果把香港的大学开到内地去，让港人交的税给内地人提供好的教育，我不相信这对香港内地矛盾有什么好的影响。退一万步讲，香港的生源真的那么差么？未必。香港的学生要经过非常严苛的会考和 A level 考试才能进到大学。据说两个考试的淘汰率加起来将近 90%，所以关于什么香港大学想要发展必须来到内地的说法我是无法认同的。而且关注一下近期香港的报纸，MUA 接受中联办的赞助（其实不是）都被称为共党控制香港教育界。你觉得再大量开设内地分校，会对中港矛盾有什么影响？

Q6：中大制度，思想在内地和深圳的移植和存活问题

【背景资料】官网中称，学校不设党委。校长沈祖尧曾表示：“我们要建设的深圳学院不是港中文的复制版，而是针对深圳和内地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亦一再强调不用担心学生“被染红”。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目前这种“嫁接式”合作并没有真正把现代大学制度带入内地，所谓的创新往往停留在皮毛上，并不是大学不愿创新，而是体制不愿放权。

Q：请问对此你怎么看？

Z：我其实特别害怕那句“针对深圳和内地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这是在说搞“中国特色的香港中文大学”么，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怎么样了。

Q：那你认为分校还是香港的大学吗？

Z：虽然我很想说不是，但是我还是愿意保留一下意见说“wait and see”

Q：对于很多人关心的自由问题，你认为中大所坚称的保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否会被深圳大环境改变，还是港校进入大陆会给大陆的体制带去春风？毕竟深圳是一个产生奇迹的地方，又没有太多陈规，改革阻力小，再加上商业繁荣有经济基础，人有冒险精神。

A：这不知道啊，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深圳说的是给，但是谁知道啊。十八大都吹春风了，胡耀邦赵紫阳都重新出现了，谁知道会成什么样？对于你说的深圳的奇迹，那就拭目以待呗，我是持保留态度的真的。

Q：有人认为这样可以把中大的自由思想传到内地，但是你认为内地



有足够的容忍度吗？

E：这一点上，我暂时无法持乐观态度。要知道，内地的舆论环境毕竟处于一个相对不够开放的状态。中大的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点之一就是自由。不说别的，如果我们对学校的某些不满，在中大是随处可见横幅，标语，宣传单的，前一阵反国教一事传的沸沸扬扬（编者按，对此事的评价见上期《独立时代》），姑且不论是否理智，但至少是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切的一切，真的能在深圳分校实现吗？如果深圳分校的学生一边上着党课，背着马克思哲学，一边听着本校呐喊的言论自由，反对洗脑。不知道会不会迷茫万分，不知何去何从呢？私以为，这是分校所面对的最大窘境。

Q7：对中大在决策过程中的透明程度的看法

0：你认为中大在这一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够不够透明和公开？

Z：的确学校有多次咨询，但是却没有公开的发布咨询结果，只是说了一下通过了还是怎样。学生会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尤其不能让人容忍，他们甚至都没有发起全民性的讨论（讨伐），而是关注在把麦当劳赶出中大（不好意思我吐槽了）。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学校没有做到完全的公开透明

A：听说几年前就公开和咨询过，不能说不透明，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来，来之前也不知道他有这个打算，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不去查。

Q8：开分校对深圳以及对中大的意义

【背景资料】

资料一 2010年4月简报会华云生副校长公布的办校原因

(1) 内地对具有国际化高水准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 (2) 对珠三角

地区和香港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3)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 (4) 中大需要更多研究资源和生源 (5) 发挥中大的影响力至全国乃至全球

资料二 沈祖尧校长阐述中大到深圳办学的最终目标，乃为中国教育作出贡献。深圳学院希望透过具创意的教育，协助国家过渡到知识型经济；创意教育亦不限于工业，更可普及至一般国内学生，帮助他们培养创新思维。此外，我们希望分配某一比例的学位予自偏远省份或贫穷家庭的农工子弟学生，为推动公平教育机会出一分力。深圳学院亦计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人民的质素。中大一直拥抱中国文化，更特别是具有书院制和通识课的传统。我们可以把书院制的全人教育及着重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带到内地，除了学问的传播外，还达到文化承传。沈祖尧校长亦表示，深圳学院要达成目标，过程中一定会遇上困难。但我们应该主动参与，为国家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这样对有志到国内发展的本地同学也有好处。

0：你认为中大深圳分校的建立会向校长说的那样对深圳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好处吗？

A：其实我有点怀疑。因为是和深圳大学合办，而深圳大学的水平应该说还是略弱一点的。而且之前有去过浸会大学和北师大合办的珠海国际学院，觉得很捉急，当地的学生三本线就可以考进去。我担心深圳分校招全国学生会遇到困难，至少一开始会，生源的质量没法保证。难道要把报考本部的学生放到深圳去？如果不是这样，又是相同的招生条件，谁会去一个不知道到底怎么样的复制品那里？

0：你认为为何中大开分校要选择深圳？此举对中大有何好处？

E： 1. 地域相临，语言相通，文化相近。 虽然如今交通方便，但地理位置近的优势无可比拟。语言文化方面更不必说，内地生来港后由此造成的诸多不便大家都深有体会。如果没有此种障碍当然再好不过。



文编的话

应该说最开始接受这个选题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触动，然而随着资料的调查和采访一步步深入，也便有些想法。或者不如说，日久生情？

之前看到人人上分享的一些日志，很多观点针锋相对。有言辞激烈的会说中大看中珠三角繁荣的经济，把分校当做吸金的工具，完全不顾学校声誉；也有支持的人反过来指责前一种观点，不过是担心影响学校的名气，排位，影响自己的前途，不去提高自身的实力。“整天窝在宿舍上网打机看 A 片的人，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学校声誉是一个一个学生的努力攒起来的。”

不得不说一些指责攻讦有不实之处，或许是接受的信息不完全，或许是出于年轻人的冲动。然而一些关注与质疑也确有其合理之处，诸如生源是否可以保证质量，资金是否可以保证持续，师资如何保证优秀，而且香港和大陆的制度文化不甚相同，关于自由的学术自由的言论是否可以复制更是挑战。将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位已毕业的学长在日志里面写，现在再怎样地反对或吐槽都已无用，几年以前，中大就在向各方面做相关咨询，彼时内地生这个群体并没有怎样地关注。相比之下，每一次咨询会都有中大学生会在场，每一次进展都有中大学生报的评论跟进报道，不能否认这是我们不如本地学生的地方。我们是中大内地生，中大好，我们也就好，我想这逻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希望中大作为一所学校越办越好。然而单纯的愿景不若多关注一点。写封邮件，听场讲座也总强过自说自话的牢骚。

就好像当下这件事，既然木已成舟，不如拭目以待，反正开始这几年也不会有很多学生，权且当做一个摸石头过河的实验。然后倘若有一点想法，不妨说出来，至少可以给自己和后人以无愧的交待。

2. 深圳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完全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学。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大开分校不是什么义务支教，而是希望能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此为之一）做大做强自己的牌子。有人说中大这是在砸牌子，但是我更愿意将其比作中大品牌的分娩。固然有难产的风险，但是只有甘冒一险才能繁衍下去，子孙昌茂。目的之二我想大概是为了更好的生源。内地生在学业上的优秀表现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港中大毕竟从建校之初本就是为香港的教育事业服务的，内地生源再好也不能成倍扩招。分校一举不失为一个引进更好内地生源的巧着。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image is a dark, moody blue.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there is a close-up of a flower, possibly a primrose, with five petals. The center of the flower is a bright, glowing white circle, which serves as the primary light source. The petals are slightly serrated and have a velvety texture. The rest of the image is in deep shadow, creating a somber and mysterious atmosphere.

下期专题

世界末日